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亞洲運動會(八)

2014年的亞運會，韓國仁川於2007年4月在科威特經亞奧理事會投票，以32票比13票擊敗印度新德里奪得主辦權，令韓國成為第三次主辦亞運會的國家。那時韓國為了加強申辦成功機會，還答應資助2,000萬美元給一些在亞運會未曾奪得金牌的國家，此舉也是獲得大部分國家投票支持韓國仁川的其中一個原因。

其實每次亞運、奧運會，甚至世界盃，在投票選擇主辦權國家時，很多時都會牽涉到政治及金錢利益，我們也經常在一些新聞報導中得知很多有關這類投票所衍生的醜聞；但無論怎樣，能夠奪得亞運會主辦權，對國家及城市的知名度會大大提高，雖然成本是很高，像該屆仁川是用了16.2億美元，但以國家形象而言也是值得的。



攝於2018年印尼亞運會場館內。

亞運會對於亞洲區一些體育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來講，是給予她們提升體育水平的一個平台，香港就是實在的例子：從1986年漢城亞運會，車菊紅為香港首奪第一面金牌開始，到2014年的仁川亞運，香港該屆已奪得共43面獎牌(6金12銀25銅)。香港運動員在各方支持下，成績不斷進步中，雖然如此，但香港市民中有多少人會留意到呢？而香港的電視傳媒有幾多篇幅去報道呢？雖然電視媒體正有走下坡的趨勢，但到目前為止，始終也是主流媒體，收視超過百萬觀眾，有時更達到200萬收視，我相信如果

香港隊爭奪金牌的那一刻，收視必定會很高，奈何現時各電視傳媒機構仍未肯肯投資去支持亞運會呢！

2018年印尼雅加達、巨港亞運會，由印尼兩個城市聯合舉行，原本這一屆亞運會在2012年11月由越南河內奪得主辦權，但由於越南經濟出現問題，加上越南國內聲音也不十分支持，導致越南河內在2014年宣布放棄主辦，而亞奧理事會也經商議後，決定將這屆亞運交由印尼主辦。而香港在該屆印尼亞運會的電視轉播權也沒人問津，主要是各電視台已經答覆沒有興趣購買，只得有線電視回覆是：如果不用付版權費的話，他們是會考慮轉播亞運會的，因為除版權費外，製作費也需幾百萬港幣；最後，在亞運會開幕前不足兩個星期，經協商後，有線電視付了不足十萬美元之數，就購到了亞運會電視版權；而大會因所收到的版權費太少，相應地對有線電視作出了有限制轉播時數的規定，由於這個規定，所以有些香港隊決賽的項目，也未能轉播回香港給觀眾收看。

2022年中國杭州亞運會很快就到了，中國在主辦大型體育項目已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所以應相信這次主辦的亞運會，將會是一個出色又成功的亞運，但如果香港電視傳媒心態，如過往一樣，對體育項目還是欠缺支持度，那體育界是否需另找方法去作出應變，讓香港觀眾能熱烈地支持本土運動員呢？



無聲的「殺手」 方芳

無聲的「殺手」

香港疫情反彈，有人歸咎於放寬了食肆管制，上月中旬父父親視聚會令人鬆懈，但細心人從第三波疫情爆發的高峰期，以潛伏期7-14天推算，與6月底至7月初的遊行集會不無關係。

晚上有劇集《殺手》陪伴你，殊不知第三波「殺手」無聲無息來到了身邊，政府和市民都有點措手不及，大家都要「急剎車」。預約了的飯局要取消，剛恢復的健身課程被叫停，在安老院的長者也無法探視。

第三波爆發當天有9宗本地感染個案，上午新聞還未出，室內運動課、餐聚如常，新聞報導後還以為是個別事件，翌日個案翻倍至25宗，始知不妙，推了餐聚、停了運動課，一心全身而退。殊不知，第三天急升至34宗，有個漏網的約會急Call，朋友已坐於餐廳內等候，唯有趕往應約，餐廳正是某患者曾到過的商場，朋友手上一大袋戰利品，也是來自有多名職員感染的某大化妝品牌連鎖店……

無論你多麼小心，剎停了多項活動，有時還是防不勝防。

到超市購物，駕車進入停車場量體溫，經天橋到對面商場找洗手間，量第二次體溫，來到洗手間門口量第三次體溫。雖然情況有點失控，但恐慌指數並不太高，因為有了第一波疫情的經驗，個人衛生一直在做，口罩供應充足，家中防疫品又不缺，糧食供應正常，在家隔離還是不難的，只是社區氣氛驟然緊張。

有香港居民求避疫，寧可排隊過關往深圳自費在酒店隔離，這情況與香港疫情第一波時有很大反差，當時不少港人針對內地，高喊「封關」，現在反而你需要逃出了，內地有沒有要「封關」？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禍；做人與做事，千萬別太過，世界輪流轉啊！



再談何世禮將軍 廖書蘭

再談何世禮將軍

上一篇我寫的是「回憶何世禮將軍」，沒想到回響頗多，有讀者囑我再多寫一些有關何將軍軼事，有朋友竟說，要謝謝我！說是時代久遠還有人寫何世禮云云，甚至有人說，我的這篇專欄可以列入教科書教材！因這是愛國教育；尊貴如何世禮卻不屑於去做英國人，要做中國人！這種愛國精神應該讓時下的年輕人看看云云。

而與何將軍忘年之交的阮文賓醫生說，當年何世禮到英國學軍事，需要宣誓效忠英女王，他拒絕！「我是中國人，只能效忠一個國家——中國，我不是英軍，為什麼要效忠英女王？」他離開了英國軍事學校後到法國軍事學校，也曾在美國軍事學校學習。他通諳英語、法語、粵語、普通話，這樣一位不可多得，具有國際軍事學習經驗的人才回到香港，選擇遠赴東北做張學良的副官，啟蒙他的忠君思想，開始一生報效國家的軍旅生涯。

何將軍一生對國效忠，對妻專一，他與妻子伉儷情深；阮醫生見過何夫人洪奇芬女士，雖然也是一位混血兒，但具有中國傳統婦女賢良淑德的美德，是一位好妻子，好母親。何世禮在抗日戰爭中染到了斑疹傷寒病(Typhus)；據阮醫生說，此病發高燒不退，連自己的夫人來看他，都認不出。最後在何夫人悉心照料，以

及軍隊醫生全力治療下，終於康復。筆者請阮醫生談談何世禮的飲食口味，阮醫生說：「何將軍不吃燒乳豬，因為何將軍聽過豬的慘慘尖聲；他走出來看，原來是有人正在殺小豬，因此他看到燒乳豬，就想到那一次的親眼所見，太殘忍了！」還有就是何將軍不能飲某一種中國茶，一飲就出症，究竟哪一類茶，阮醫生記不清了。

阮醫生曾見過張學良，事緣何世禮請阮醫生到台灣遊玩，宴客時見過張學良夫婦。緣分真是奇妙的，不需邏輯的；往往自己親生子女，未必與自己緣分深厚，反與自己沒有血緣關係的年輕人，可成為忘年之交。例如：蔣中正與張學良，張學良與阮文賓，都可說情同父子。

收筆之前，筆者想提出，據資料顯示，1995年何世禮捐資東北大學50萬美元興建「何世禮教學樓」，但阮醫生卻認為應該是「張學良樓」，因1998年阮醫生有份陪同何世禮一起前往東北大學觀落成禮。蔣介石很感興趣。到台灣後，蔣介石希望何世禮轉旋中美關係，做一個「外交將軍」。何世禮以釋放張學良為條件，蔣沒有答應，何世禮也就沒接蔣介石的差事。1959年，何世禮以陸軍二級上將的身份退役，移居香港經營家族產業，任香港《工商日報》董事長。



2014年阮文賓醫生與作者巧遇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買書與讀書 連盈慧

買書與讀書

書展延期，就算主辦機構估計疫情下人流不如往年，相信場面也不減熱鬧吧。一向活躍慣了的香港人，最耐不往獨因家中，本來就不放過任何大小與群體有關的節目，尤其是極具正能量色彩的書展，必然興趣來得更加濃厚，類似食肆最後一天結業/百貨公司5折大減價/佛誕搶頭柱香的情況，同樣在書展出現也不稀奇。

就是感覺大多數書展遊客，跟食家/購物者和善男信女們那股衝勁，似乎都是同一批的行動派，只不過差別在不同人籠中年齡略有參差。

愛書是好現象，傳送出來一陣子的文化氣息，都足以令城市閃亮好幾天，蜂擁入場愛書者愛得那麼飢渴那麼狂熱的大動作，是不是在其他城市的書展都出現過，因為不曾看過其他城市的書展可就知道了。

至於有人說買書不讀書的人多，也不知道是否言過其實，曾問過幾個書展常客，坦白笑着

承認全未讀過的，就算為數不少，也不足引以為怪，買來的書未能全讀，本來也是讀書人一般習性，半點不奇怪，完全不讀才奇怪；全未讀過的，是藏書家而不是讀書人。據知有些另類藏書家則為了作者的名氣而買他的書；有些只為了愛上書的包裝和封面之美。

說香港人買書風氣盛過讀書風氣，話也未必說得對，哪個地方讀書風氣盛也不盛，倒容易看得出來，其他地方不知道，就說巴黎，記得旅遊巴黎時第一天，抵步後第一時間跟朋友逛他家附近的公園，就看到公園座椅上有個法國女孩子在看《小王子》，以後來幾次都在例如咖啡店之類不同地方，看到不同年紀性別的讀書人在看不同類型的書，但是在香港就從未見過有人坐在公園長椅上，從而可知法國讀書風氣之盛。

那時智能手機還未普遍流行，相信今時今日，打開手機看網書的法國人，也一定較香港打開手機看電影聽歌的香港人為多。

這樣的場面，在香港見過嗎？

觀也非僅限於幼嫩的少男少女。記得周有一年，法國《費加羅報》附屬周刊舉辦「十大魅力」之類讀者票選，冠軍不是當紅明星或妙齡名媛，而是年逾50的前名模、女企業家Ines de la Fressange。反映社會對魅力的要求不僅僅是皮嫩肉鮮的性感，而是深具內涵、發自內心的美感，以及由生活經歷累積出來的睿智。

在新世紀的西方時裝天橋上，仍不時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紅極一時的超級名模，至今都已是五六十歲的「後中年」，甚至有年逾古稀的「少老年」。這些人除了無可避免的皮膚皺紋和頭髮花白，只要平時注重保健，稍作修飾，也可頓顯神采，散發另類吸引力。她們也可以成為這個年齡層的時尚代表。

可見，上了年紀的人只要解放思想，跟上時代步伐，在幫手照顧孫子、老伴的同時，花點時間裝扮自己並勇於表現自我，同樣可以成為大眾焦點。所以，近年在日益老齡化的社會，如日本和中國內地開始出現不少銀髮偶像或長者網紅，予人眼前一亮。這不僅僅是個人形象，也是社會觀念進步或轉型的體現。

任何人都會老去，這是人生的必然規律。重要的不但是老而彌堅，更要老得時尚，老得輕鬆。



春芳姑姑的「老來福」 山林

春芳姑姑的「老來福」

春芳姑姑不是我親姑，她是我五爺爺家的小女兒。五奶奶本生生了3個女兒，大姑和二姑幼年夭折，只剩下春芳和一個小兒子。當年，剛生下小兒子，五爺爺怕有什麼閃失，非要去算命先生取個「牢靠」的名字。村裏的算命先生拿出一根五彩絲線給小兒子拴在手腕上，說：「叫『拴住』吧！這樣，鬼怪也拉不走他了。」我6歲的那年，拴住已經20歲，我見了他就喊「拴住叔叔」。

拴住叔叔體健貌端，可是，他有一個很明顯的生理缺陷。他的個子十分矮小，只有145厘米。這種身高，在村裏被人戲謔為「二級殘廢」，所以，拴住叔叔的婚事成了五爺爺家的一大難題。五奶奶為此和五爺爺沒少吵嘴。五奶奶說：「當初你非要找算命先生取名，這可好了，真給拴住了，什麼都正常，就是不長個。」五爺爺說：「長得矮怎麼了，活著比什麼都好。要不是這個名字，說不定也隨着大妮和二妮走了呢！」五奶奶說：「春芳是咱自己取的名吧？不也活得好好的嗎？」五爺爺被五奶奶的話噎住了，只好閉了嘴。

拴住叔叔上過幾年學，是村裏為數不多的「文化人」。那時候，村裏重男輕女風氣很重，春芳雖然比拴住叔叔大3歲，可也沒機會上學。村裏姑娘，18歲就有出嫁的。春芳到了婚嫁年齡，也有人上門提親，都被五奶奶三言兩語打發走。直到25歲，春芳也沒出嫁，天天在爹娘眼皮底下地幹活。常言道，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春芳的婚事壞就壞在族裏那位封建老先生出的餽主意上。老先生曾提議用春芳給拴住叔叔換一門親事，五爺爺和五奶奶聞聽此言，大為心動。老兩口商議了一個晚上，決定先不給閨女找婆家，等機會給小兒子「換親」。

春芳知道了爹娘的想法，死活不同意這種包辦方式，憑她的長相，找個好婆家沒有問題，而不是被爹娘像物品一樣「換」出去。無奈，五奶奶眼淚汪汪求着她，五爺爺橫眉怒目瞪着她，「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如

情緒崩潰地走開。據媒體介紹說視頻中的夫婦是因為今年年初疫情蔓延後就被困在美國一直無法回國，好不容易買到了機票，卻因為健康碼的填報不符合要求而無法登機，對此跟帖的網友各有各的說法，內地的網友有許多認為那對夫婦在機場的大哭大鬧很丟人，影響了國人形象，而內地回不了國的網友大多感同身受，深深地理解那種思家念土，卻有家不能回的無奈導致的崩潰。

同樣滯留在澳洲無法回國的本泉對此深有體會，自從民航局在緊接着「五個一」之後又規定回國的中國籍旅客必須提前通過微信小程序填報防疫健康信息開始，健康碼亦成了壓在本泉心上的塊大石頭。最初填報的時候生怕自己忘記了，想起來就去填一次，有時候一天會填5、6次。有一次真的忘記填了，眼睜睜地看着健康碼由綠變紅，那架標誌着可以登機的綠色小飛機不翼而飛，想着千辛萬苦買到的機票幾天之後就要作廢，而下一張機票又不知何時能夠買到，真是把自己急得關門去很丟人地大哭了一場。到了第二天，航空公司通知航班取消，雖然又暫時不能回國了，卻還是忍不住鬆了一口氣，至少機票錢可以退回了。

對於能夠買得起機票，可以按時間去填健康碼等待回國的同胞算是比較幸運的。前不久看到網上的一則求助信息，也是一位到澳洲探望在此讀書的孩子的母親，滯留了小半年，內地工作的公司因為疫情倒閉，收入沒有了，旅遊簽證又不能在澳洲工作，澳洲物價高，孩子的學費要交，母女倆的房租、生活費是一筆很大的開銷，高價的機票根本買不起，也不知何時才能夠回去。

和女兒聊天，談到學校已經放寒假了，與我們合組的她的同學原本想回國和父母團聚的願望也因此落空。女兒說她的同學很想家，很羨慕女兒有母親一直陪在身邊。於是，在心疼年紀尚小的孩子之餘，便又很慶幸在疫情期間自己能與女兒相伴，少了彼此遠隔重洋的擔心和思念。

但願疫情早日過去，在外的遊子都能早日回家。

(澳洲漫遊記之二十五)



銀髮時尚 呂書練

銀髮時尚

香港是典型而又功利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貪得無厭及極度缺乏安全感和視野的資本家來說，剝削就是本質，而這種本質在金錢主導下的世界觀就是汰弱留強。而所謂「強」，就是年輕力壯，尤其在互聯網主導的新經濟時代，加上同溫層效應下，更是年輕人天下。

年輕人在成長期或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因為願意吸收新技術和新知識而努力，這當中表現出的活力和激情，以及與時俱進的思潮，容易感染或影響到他人，自己也因而顯得有魅力。加上頻繁的社交生活和對外交往，較注重形象，是故，在時尚產業，往往以年輕人為爭取對象。所以，我們看到的廣告，都以青春四射為主。

以往做高檔時尚雜誌時，看到的市場數據往往是，讀者年齡在30歲以下為主，但一個有趣的事實對比卻是，雜誌刊登的歐美名牌時裝廣告，一個包包或一襲時裝價值動輒數萬元乃至十數萬。以這個年齡層的讀者月收入，根本消費不起。所以，不時聽到品牌公關抱怨。

然而，在歐美社會，消費群比較成熟，同類刊物在當地的平均讀者年齡可能是逾30歲以上的高級管理人員，消費能力和品牌針對的對象，相對較匹配。而歐美人的審美